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

傳

尷尬的四重奏

尷尬的四重奏

序幕

不是說「人生如戲」嗎？郭松齡與張氏父子那場血火交迸的軍事鬥爭，就非常富於戲劇性，而且充滿了人性糾葛和悲劇色彩。此刻的張學良，作為當事人之一，面臨著極為尷尬、極度艱難的處境。他「一手托兩家」，鬥爭雙方，一面是郭松齡，他的恩師、摯友，又是他的副手；另一面是他的父帥、「東北王」張作霖，這就註定了矛盾衝突的錯綜複雜與困境選擇的殘酷、艱鉅。

這裡面還隱現著兩個重要的配角：郭軍方面，有「女傑」之譽的郭松齡的妻子韓淑秀；奉軍方面，有綽號「小諸葛」的楊宇霆——「郭軍反奉」以「清君側」為號召，劍指的就是這位奸雄。

且從張學良將軍說起。

人生易老。轉眼就到了他的九十六歲壽辰。夏威夷的初夏，晴光耀眼，微風習習，天氣非常之好；老壽星的興致也特別高。他和夫人趙一荻及其子女們，還有從中國大陸、臺北、香港專程趕來祝壽的親戚朋友，早早地就來到了中華第一基督教堂。大家獻花籃，送條幅，致賀詞，氣氛歡騰熱烈；隨後，又有華人藝術家表演了精彩的雜技節目；最後，幾名少女捧過來一個巨大的生日蛋糕，老壽星運足了氣力，吹滅了上面的蠟燭，全場一片掌聲，壽慶活動達到了高潮。可是，老將軍終覺

意猶未盡，親友們猜想這是由於沒有京劇選段的演唱，須知這位耄耋老人是一位頂級的「京劇迷」呀！

於是，過了幾天，待老人稍事休息，便又請來當地幾位京劇愛好者，在他的寓所裡「弦歌助興」。老將軍聽得津津有味，拊掌擊節，不住地叫好，並且站起來唱了兩段《失街亭》與《空城計》。票友們見他對「三國戲」有特殊的興趣，便由兩人分別扮演曹操和關羽，唱起了《華容道》：

曹操：在許昌你許我異日圖報，

今日裡狹路逢不肯輕饒。

關羽：非是某忘卻了異日答報，

奉軍令捉拿你豈肯輕饒。

來，來，來，

請上了華容道，

試一試關某偃月刀。

曹操：一見關公臉變了，

嚇得曹操魂魄消。

庾公之斯豈忘了？

你本是大英雄，怎忘故交！

聽到此處，老將軍順便講解了戲文中「庾公之斯」的典故：

戰國時期，子濯孺子率領鄭國兵去攻打衛國，班師途中，遭受到衛國兵的跟蹤追擊。子濯孺子見追兵趕到，便說：「糟了！今天我的舊病發作了，胳膊抬不起來，弓也拉不開了，我將死於敵軍之手。」說著，又隨口問他的侍從：「敵軍領兵的是誰？」侍從告訴他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一聽，欣慰地說：「這可有救了。」部下正惶惑不解，庾公之斯已經站在了對面，問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神箭手啊，怎麼不開弓呢？」子濯孺子回答說：「今天我舊病發作，拉不開弓，射不了箭啦。」庾公之斯聽了，現出十分為難的神色，說：「我的老師是尹公之他，尹公之他是您的弟子。我怎能忍心用您傳授的高超射技，來傷害我的『太老師』呢！雖然這樣說，但我今日是奉命而來，在國事面前，我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抽出四支箭來，一一除去箭頭，對著子濯孺子射了四下，便轉身走開了。

說到此處，老將軍戛然而止，似乎觸動了什麼心事，一時意興索然，連聲說：「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

「一朝風燭，萬古塵埃。」想不到，那早已魂消魄散的郭松齡，此刻又突然閃現在眼前：依舊是微黑的長方形臉膛，蓄著短短的鬍鬚，依舊是炯炯有神的一雙大眼，依舊是身材魁梧，胸挺頸直，儀表堂堂……迷離恍惚中，老將軍那早經乾枯的老眼，竟滾下來兩行清淚。怪不得古人說，戲文能夠移情動性。《華容道》的戲文與「庾公之斯」的掌故，觸及了老將軍的心中隱痛，引發了他的感

傷情懷，不由得憶起了七十年前一樁慘痛的往事。

尷尬

那是一九二五年北國的初冬。在短短的三十二天裡，用他的話說，真是撞見了「惡煞」神，交上了「華蓋」運，鑽進了環環相扣、紛至沓來的「魔鬼圈」。

尷尬局面之一：

奉天大帥府，凌晨。少帥剛剛洗漱完畢，秘書處就遞上了從老帥那裡轉過來的郭松齡與張學良連署的「反奉」通電，裡面明確提出，為「消弭戰亂，改造東省」，必須要求窮兵黷武的張作霖下臺，由「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的張學良來主持大政，郭某人自願「竭誠匡助」。

那天，張作霖看過這份通電，登時氣得說不出話來，把電報往楊宇霆手裡一甩，便拂衣而起，繞室彷徨，最後，狠狠地吐出兩句：「這是他媽的什麼事！給他（指張學良）去看！」

少帥掃視一過，立刻臉色煞白，雙手顫動，感到自己已經被置於極度難堪的境地。

多年之後，他對訪談者作過這樣的追述：

那個時候，大家也不明白這個叛變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連我的部下也不知道，不懂得。開始時，大家都不曉得我在這件事兒上處於什麼位置，多數人都懷疑是我們兩個鬧的鬼。你知道，因為我們兩個人太好了。那麼，現在郭松齡叛變了，又擁戴我，因此，都認為我是叛軍總司令，他是副司令。

應該說，對於郭松齡的倒戈反奉，少帥並不感到意外。他清楚地瞭解，這是奉系內部矛盾激化的結果。當時，奉軍也同其他軍閥一樣，派系叢生，山頭林立。占主導地位的是隨同張作霖接受招安而來的「元老派」，都是綠林出身、略識之無的「大老粗」。他們之間有的成為兒女親家，有的結拜為「把兄弟」。為了擴充實力，後來，他們又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稱作「士官派」，首領是楊宇霆，表面上依附於「元老派」，實際上，他們已經逐漸地掌握了實權。再就是「講武堂派」，包括陸軍大學和講武堂出身的將領。他們以富國強兵、開發東北、不事內爭、抵禦外侮為旨歸，是頗具愛國思想與進步傾向的少壯派。雖為後起之秀，但奉軍的精銳部分掌握在他們手中。「講武堂派」的精神領袖是少帥張學良；而郭松齡，由於與少帥誼兼師友，受到高度信任、特殊倚重，因而成了這一派的實際掌門人。鑑於迂腐守舊的「元老派」與「士官派」沉瀝一氣，攘權稱霸，排斥異己，深受國內外革命潮流之劇烈衝激的郭松齡及其畢業於燕京大學的夫人韓淑秀，遂暗暗地積蓄實力，伺機崛起，使雙方矛盾日益加深，漸成無可挽回、一觸即發之勢。

對於張作霖多次發兵入關，爭奪地盤，屢起戰釁，郭松齡始終持反對態度。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奉系吃了敗仗，郭松齡上書老師，苦勸「罷兵息爭，保境安民」，老師卻置之不理。第二次直奉戰爭取得了勝利，就中以張學良、郭松齡麾下的第三軍團出力最大。他們擔負山海關一線主攻任務，擊敗五萬直軍主力，吳佩孚從海上逃命。從此，張、郭聲威大震。事過六十多年，張學良仍然念念不忘：「這次勝利之後，我升上來了。但這次勝利的功勞不是我的，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實際上，是郭松齡在支持著我。」可是，老師在論功行賞時，卻獨不提郭松齡。到了一九二五年，楊宇霆又竭力慫恿張作霖發動第三次戰役，進關攻打馮玉祥。郭松齡聞訊後，憤慨地說：「東北的事情

都叫老楊這幫人弄壞了。他在江蘇弄砸了，斷送了東北軍三個師，敗退回來還包圍老師，再叫我們去賣命，給他們打地盤。這個炮頭我是不再充當了。」

為此，郭松齡以養病和觀察軍事為由，偕同夫人暫避日本。在那裡，聽說張作霖派人正與日方商談購置軍火，以進攻國民軍，他當即表態：「我是國家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郭松齡回國後，就在天津秘密策劃反奉，併發電要求張作霖下野，請張學良接管大權；隨後，將所轄的七萬官兵改編為四個軍，刻日揮師北上。對於停止內戰，反對進攻國民軍，少帥是認同的，覺得合情合理，至公至正；但是，事情竟鬧到這種地步——要「兒子出面打老子」，推出他來扛「反奉」的大旗，那就無法接受了。

尷尬局面之二：

面對郭松齡的突然起兵，張作霖亂了陣腳，環顧北大營，將在哪裡，兵在何處？一時竟沒有著落。「完了！完了！」六神無主的張作霖，這兩天就像吞下了炸藥似的，怒氣一觸即發，出出進進，不住聲地破口大罵「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

這個鶩羔子，和郭鬼子穿一條褲子，六子——鬼子，鬼子——六子，一個鼻孔出氣，他除了老婆沒讓郭鬼子睡以外，吃一個水果都得分人家一半。

小六子上了郭鬼子的賊船，壞了大事，郭鬼子叫他當李世民，還要什麼「清君側」！

罵了一通之後，張作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補上這樣一句：「咳！我與張學良，真是『今生父

子，前世冤仇。」

這一切，都使身為老師副手的張學良飽受心靈之苦，感到萬分難堪。

郭松齡字茂宸，一八八二年出生於瀋陽，北京陸軍大學畢業之後，投到「東北王」張作霖的標下，擔任陸軍講武學堂教官，後來升任步兵第八旅旅長、第三軍副軍長。由於他人高馬大，長得有點像白俄軍官，又愛穿粗布野戰軍服，因而獲得一個「郭鬼子」的綽號。至於說到張學良與他「穿一條褲子」，固屬挖苦之詞，但也不能說全屬子虛烏有。少帥自己也不諱言：「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甚至認為，郭松齡是少帥的靈魂。早在講武堂就讀期間，張學良就對郭松齡的強烈的愛國思想，高超的軍事素養，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十分欽佩，仰慕他的深湛的學養和脫俗的人品。而在郭松齡心目中，張學良則是一個頗具正義感的有為青年，很有培養前途，日後可望成為國家棟樑之材，因而經常有意識地向他灌輸「強兵救國」「抵禦外侮」的進步思想。

就這樣，兩人惺惺相惜，以知己相托，在師生情誼之上，又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提攜的深厚友情。在之後處理軍務、訓練新軍的工作中，他們一直配合默契，情同手足。兩人同睡一張炕，同在一間房裡辦公，相知相諒，如魚得水。張學良雖為軍團之長，而「該軍一切用人、行政和作戰計劃與戰術戰略、訓練官兵及調動一切事宜，均攬在郭松齡一人之手，張學良概不過問」。換來的是，郭松齡「朝作夜息，事必躬親，補缺額、汰老弱、勤勞作、嚴紀律、精器械、足糧秣，將畏其威，士懷其恩。久之，士飽馬騰，遂成勁旅」。一方面是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一方面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竭忠盡智，大展才華。

想起這些前塵往事，少帥更是倍感傷情，中心如焚。

尷尬局面之三：

為了同郭松齡議和，張學良正在向前線進發途中。突然，一封發自奉天的奇怪電報傳到手裡。上款是「張漢卿先生閣下」，而發電人竟是他的父親張作霖。電文說：你現在那個軍隊，叫我即日下野，公舉你為東三省總司令，那就請你快來接事吧！幾句話像當頭悶棍一般，打得張學良的腦袋轟然作響，幾乎失去了知覺。事後，他說：

當時要多難過有多難過，簡直是無地自容，只差沒有地縫兒可鑽了。若不是部下護守著，我就真的投海了。他老先生（郭松齡）啊，可把我整稀了！

尷尬局面之四：

老帥下令，讓張學良掛帥去討伐郭松齡。看來，綠林出身的張作霖，處理事情還慣用「綠林方式」，最後亮出了這個殺手鐮，也可以說使出一個毒招兒：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連襠褲」、情同手足嘛，那好，乾脆就叫你去帶兵討伐郭鬼子，看你怎麼下手。當然，這一決策還有更深層的考慮，它的「神奇效應」在爾後的作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誰說張作霖是個「粗人」啊！如果說，前面幾件事只是使他愧疚，使他難堪，那麼，這最後的尷尬可就動了真格的，他被牢牢地置於彷徨無計、左右為難的困境，逼使他作出痛苦的抉擇。對張學良來說，如果踐行了恩師「大義滅親」的主張，通過武力，取父位而代之，就必然遭到「千秋忤逆」的罵名；反過來，如果執行父帥的命令，前去討伐「倒戈」的郭軍，又有悖於公理與良知，完全抹殺了正義與非正義的是非界限，同樣陷自

已於不義。換句話說，這一仗無論為勝為負，誰勝誰負，都只能是一個尷尬而難堪的結局。

在這兩難處境中，張學良陷入了極端苦痛之中。他失眠了，腦袋痛得像要炸開。

「無情未必真豪傑」。可是，感情過於濃重，又會使豪傑難於自處。在你死我活、殘酷無情的血火交迸中，深於情者，幾乎都沒有好的歸宿，為此，引發了詩人「英雄無奈是多情」的感歎。莊子有「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生存體驗，看來，豪傑行事，也要「處乎情與不情之間」了。

勸和

絞盡腦汁，最後，張學良終於謀劃出一個在父帥與恩師之間都能交代過去的「兩全之策」——勸和息兵。他自信，以他們二人之深厚情誼與知己至誠，不愁郭松齡不聽從勸阻、罷兵言和。這樣，他又稍稍感到了一點輕鬆，一絲寬慰。

於是，來到老師面前，先是叩頭請罪，接著就談出了自己的「勸和」想法，這對張作霖來說，自是求之不得的。他也做出一種姿態，為了除掉郭軍反奉的部分口實，示意楊宇霆主動辭職。楊氏心領神會，當晚即悄悄溜走，去了大連。動身之前，張學良再次向父帥泣拜，表示：「如不能制止郭軍倒戈，寧死不歸。」然後，就帶上秘書、參謀和日本顧問等一千人，由奉天乘火車向前線進發。

當少帥的專車臨近山海關時，得知前面的路段已遭到破壞，便退轉到葫蘆島，連夜乘「鎮海」號兵艦前往秦皇島，以便與郭松齡及早會面。此時，張學良還充滿著自信，心想：只要我們倆一談，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不需要動武，東北軍內部從來沒有打過仗。《詩經·小雅》裡說得好：「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槍口還是應該一致對外啊！

但事態的發展，並不像他設想的那麼簡單。郭松齡當時仍在灤州，以「軍務纏身」為託辭，迴避同少帥的代表見面。這樣，少帥就打算親自趕赴灤州，謀求一見，但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對，認為，那樣肯定會被扣下，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事情就更不好辦了。最後商量的對策，是由少帥致信郭氏，邀他上船一敘。

少帥在信中寫道：「這種內戰一旦發生，後患無窮，又可能引起日本軍隊干涉中國內部爭端，負有喪權辱國的歷史罪孽，應三思而行。因此，請茂宸軍長親自到兵艦上來一趟，我們兩人慎重研究解決問題。」郭松齡看完信後，對來人說：「軍事時期，我不想見他；待打完仗回天津後，我們再見面交談。」「開弓沒有回頭箭」，這完全符合郭松齡的個性。既然他拒絕見面，那就等於關閉了和談的大門。——郭松齡的顧慮是，唯恐知己相見，動搖了他的反奉決心。

這使張學良十分失望。滿腹衷腸無由傾訴，感到痛苦不堪，他久久地凝視著窗外，默默不發一語。見此情景，他的日本顧問便又給郭松齡的隨身醫生、日本人守田打通了電話，要求他再次勸說郭氏，無論如何也要與張學良見上一面。郭松齡聽過守田醫生的勸告，決絕地說：「我要說的話，在宣言中都作了充分闡述，再沒有見面的必要了，就是說，已經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改變主意的餘地了。」

終究由於兩人關係實在太深了，而且事關重大，少帥絕不甘心接受師生反目、同室操戈的結局，於是，下決心再做最後努力。他用鉛筆給郭松齡寫了一個便函，先向老師問候病情；然後寫下令入腸斷神傷的詞句：戰局一開，斷無完卵，「倘吾淪為天涯孤客，必無後會之期」；末尾鄭重寫上：「向夫人致敬。」

郭松齡披覽一過，默默地把信遞給夫人，說：「信上也提到你。」爾後，閉目良久，悄然滴下了淚水，頗有傷情之慟。守田醫生見此情景，趁便勸說郭氏應慎重考慮起兵一事。郭澈夜未眠，次日凌晨對守田說：「起兵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現在已不能終止。我已經四十二歲，這樣的病體，也許活不了多久了。」

儘管拒絕見面，但郭松齡夫婦對少帥仍是一往情深；對於他拘守愚忠愚孝，「義不背父」，深感遺憾與失望。在陣前，韓淑秀聲淚俱下，當眾宣讀了郭松齡與張學良的往來信函：

松齡此次舉動，純為消除亂源，擁我公為首領，改良東北政治，不事內爭，休養人民。所發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松齡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七八年矣。公待齡以恩遇，齡報公以忠誠，……齡一身所有，皆公之賜，故夙夜策勵，欲有所建立，以報大德。……凡所希之功名，皆為公而求，所望之事業，皆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為公有，區區之心天日可鑑。現在已知不能回奉，故拼將此身，仍以效忠於公為職志。已約束部下，分途前進，以「清君側」而驅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則公之事業，敗則齡之末局。如蒙見諒，即請暫移租界，稍待數日。如以為不可，即請指示善後辦法。

信中，郭松齡表達了對少帥的忠愫之誠。暗示少帥無須親自出馬，只是借助一下名義；稍待數日，即可結束戰事，大功告成。

張學良在回電中加以婉拒，備述其艱難處境，希望得到郭氏理解：

承兄厚意，擁良上臺，隆誼足感。唯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於父。故兄之所謂統馭三省、經營東北者，我兄自為猶可耳，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愛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

兄舉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軍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難解決。至兄一切善後，弟當誓死負責。

對此，郭松齡頗不以為然，於是，以萬分懇切的心情，再次致函，曉以大義，勸他切不可盲從「老子」。「若徒以服從為孝，而長其驕盈侈大之心，是陷親於不義，委親於自危」。信的結尾寫道：

松齡願公為新世界之偉人，不願公為舊時代之梟傑；願公為平民謳歌，不願公為政客所崇拜。齡臨書心痛，涕淚沾襟，暫時相違，終當相聚。微天之福，大事定後，仍請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設不幸失敗，自認駑下，不圖恢復，甘願為農夫以沒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唯有伏劍自裁而已。絕不要錢，絕不討飯，絕不步現代失敗人物後塵。齡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誠奉告。

在疏通無計、勸和無效的情勢下，擺在張學良面前的，唯有率兵抵抗之一途，再沒有其他的選擇餘地。這樣，一場讓兩個主角都身受其害——郭氏招致滅頂之災，少帥終生感到無比痛心——的內部拼爭，到底還是交火了。

對陣

這是一場奇絕今古、中外罕見的戰事。對陣雙方的統帥由同一人擔任，張學良既是攻方郭軍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守方奉軍的統一指揮員。一身而兼二任，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既不像神話中的孫悟空那樣，一眨眼工夫就複製出另一個美猴王，也不同於李逵和李鬼，一真一假，混淆難辨；而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葉的山海關外的確鑿無誤的現實。其奇崛詭異之處，莫要說在兩千多年前的《孫子兵法》中找不到恰切的詮釋；即使起克勞塞維茨於地下，這位曾以《戰爭論》馳名世界的現代軍事理論家，也照樣莫名所以。

且說，倒戈反奉的郭軍在主帥張學良、副帥郭松齡的名下，浩浩蕩蕩地向關外進發。不，開始時應該說是「鴉默雀靜」地穿行，只是由於「策反」未成導致軍情洩露，才不得不索性公開化了。這種臨時變軌，最是兵家的大忌；只是由於彼此強弱懸殊，對攻方暫未造成更大的影響。當時奉軍的精銳部隊，幾乎全部掌握在郭松齡手中，包括六個步兵師、兩個炮兵旅、一個騎兵旅以及輜重兵等，總數在五萬人以上，並且擁有野戰炮二百四十門、迫擊炮一百五十門、重機槍一百五十挺；而兵力空虛的守方，由於倉促迎戰，未能形成防守合力，連招架之功也沒有，致使連山一役遭到慘敗。

本來，在防守的同時，奉軍還是有機會、有能力狙擊的。當總指揮官張學良在葫蘆島「鎮海」艦上，從望遠鏡中發現郭軍部隊聯翩北上時，艦上的炮長請示：「兵艦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擊中目標，是否可以開炮？」張學良搖了搖頭，斷然地說：「不，不能開炮，那都是我的部下。」是呀，

辛苦經營多年的子弟兵，怎能忍心自相殘殺，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成為炮灰呢！

第二仗的主戰場在錦州。張學良集結殘部，正面迎戰郭軍，戰果也並不理想。只是靠著炸斷大凌河鐵橋，暫時阻遏了對方的強大攻勢。照這樣打下去，奉天易手，已成必然。可是，世事茫茫難料，人生前路多歧。到了第三仗，打到巨流河時，形勢竟陡然逆轉，郭松齡功敗垂成，澈底走了「麥城」，新民的白旗堡成了他的「滑鐵盧」。

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曾有過這樣的論斷：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那樣的。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的和不自主的起著作用的力量產物。

巨流河之戰，以至整個郭軍倒戈反奉的成敗，同樣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合力作用的結果。當然，它們的作用並非等同，而是有大有小，有主有從。在眾多的合力中，張學良佔據主導地位。郭松齡之所以成了「氣候」，由一個普通的起起武夫、一介教官，青雲直上，而旅長，而師長，而副軍團長，統東北半壁之精銳，成萬眾影隨之雄豪，除了個人的才智外，主要是依靠少帥的信任、提攜。包括這次揮師出關，之所以能夠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端賴於運用少帥的影響，打著少帥的旗號，否則是很難奏效的。

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問題在於，張學良是個有血有肉有頭腦有智慧的活人，他能夠為你所用，當然再理想不過了；如果只是一廂情願，也就是說，他不聽從調遣，而是來個「倒戈的倒戈」，又將如何？從郭松齡角度看，上策是能夠像他信中所要求的——少帥「暫移租界，稍待數日」；起碼是，虛應故事，裝聾作啞，作壁上觀。說明白了就是，只打你的旗號，無須你本人出面。因為他很瞭解張學良的為人，知道他不大可能甘冒「忤逆」的罪名，公開扯起大旗，背父自立。而打下策，也是郭氏所最怕的，是由少帥出任奉軍統帥，揮師抵抗。這樣，郭軍的旗號打不出去，下面的仗也就沒法打了。

而現實情況正是如此。與郭軍進行正面抵抗的，恰恰是少帥本人及其統率的軍隊。這樣一來，真相便隨之洞穿，郭松齡就變得師出無名了。特別是，少帥平日馭下有恩，深受三軍將士的愛戴。郭松齡手下的兵愈逼近老家，便愈覺得自己的行為不符合倫理道德中的「忠義」二字。因此，當張學良在兩軍對陣的前線喊話時，才會產生超出預期的強烈效果：郭軍中團職以上軍官，幾乎個個都通過軍用電話與張學良互通款曲；而士兵厭戰情緒更是與日俱增，軍心渙散得不可收拾，到處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吃張家，穿張家，跟著冤家打張家——圖希個啥？」

看來，楚霸王四面楚歌、兵敗垓下的命運，很快就會降臨到郭松齡的頭上。多年以後，當張學良追敘這段往事時，還慨乎言之：

郭松齡夫婦當時犯了兩個錯誤：他們一看我帶著奉軍討伐他，已經站到了他們的對面，再保留我這個「名義總司令」沒意義了，只好自己出任總司令。——這當然是出於不得已；第二個失

算是，不該把我們兩人的通信說給部下聽。我知道他們的意思，完全是出於至情，說明我們之間關係如何好，感情如何深，他這一仗如何迫不得已；可是，他們哪裡想到，這麼一公開，一切真相都大白了，那些旅長、團長洞察了我的真實態度，知道我並不支持他們這麼幹，那也就不會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也就不會再打了。

關於巨流河之戰，張學良將軍也有一段回憶：

在巨流河佈陣與郭軍決戰，好似命中註定。巨流河一帶地形我熟悉，以前在講武堂時，我與郭松齡就在這裡演習過。那時，我是他的學生，演習時打過一回仗，演練過攻防戰。這回我們又聚在了一起。我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這次不是演習了，是真打。你曾是我的教官，現在我們看一看，是老師行，還是學生行。

由於張學良深知郭松齡的脾性，也熟諳他的戰術，這次兩軍對陣，澈底挑了郭松齡的「軟肋」。張學良曉得，「郭茂宸是個寧折不彎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們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當發動全線進攻時，郭軍主力全部用到正面進攻上了。他沒有想到，張學良在軍事作戰中能夠洞悉他的一切，狠狠地攻擊著他的側翼弱點。

在正常情況下，學生能夠如此穎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老師應該感到欣慰；但是，此刻面對的迎戰之敵，竟是自己的「高材生」，卻只能自認晦氣，「真是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父」。而

在張學良看來，這次勝利，帶給他的絕無點滴快意，只有澈底的絕望、透骨的悲哀。從此，他將失去一位最崇敬的老師、最忠誠的夥伴、最知心的朋友。

郭軍的功敗垂成，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人的介入。據美籍華裔學者、張學良研究專家唐德剛教授分析：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黨色彩的郭氏國民軍進入滿洲，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日本人曾以調停人的身分，出面斡旋。不滿於日本人語帶威脅的霸道，郭松齡拍案而起：「豈有此理！這是中國內政。」「我不懂什麼是日本人的特殊權利！」而情急之下，張作霖卻口頭上與日方締結了密約，以承認日本在我東北有「土地商租和雜居權」等作為關東軍出兵的條件。這樣一來，在郭軍乘勝東下時，日本關東軍不僅不允許其靠近南滿鐵路沿線，並以大批兵力切斷郭軍後方，焚燒彈藥庫，還出動飛機配合轟炸，給予郭軍以沉重打擊。奉軍方面，則得以有足夠時間，調集黑、吉兩省的大量騎兵，前來救援。

從內因來說，除了張學良提出的兩個方面，郭松齡在戰略抉擇、戰鬥指揮上也頗多可議之處。

唐德剛教授說：

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他的小東人（指張學良）搞西安事變的幹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捨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作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兵敗巨流河，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慨焉！

尾聲

說到郭松齡、韓淑秀夫婦的犧牲，確是很悲壯、很慘烈的。

他們見大勢已去，決定取道營口，返回關內。本來，軍中有能夠追趕火車的快馬，郭松齡可以控鞍脫險，但他念及夫人韓淑秀不會騎馬，於是，改乘一輛農家的馬車。這樣一來，沒有逃出多遠，便陷入了奉軍的網羅。

對於郭松齡，韓淑秀不僅是風塵知己、窮途伴侶，當日還曾有活命之恩。辛亥革命爆發後，奉天的有識之士紛紛起來回應，郭松齡參與了組織工作。韓淑秀當時以小學教員身分作掩護，積極參加進步活動，她的家成為一個據點。她非常佩服郭松齡的人格與才幹，由相識、相知而心生愛慕。不久，郭松齡在白色恐怖中遭到逮捕，並被宣判死刑，韓淑秀四處活動，拼力營救。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郭松齡等被押解到奉天城的大西門外，馬上就要行刑了，韓淑秀風風火火地闖進法場，手擎一份當天的《盛京時報》，高呼著：「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原來，報紙上登出了宣統帝《退位詔書》。這樣，在千鈞一髮之際，由於政局驟變，郭松齡等人的生命得以挽救；而郭、

韓二人則在生死關頭收穫了愛情，結成伴侶。

現在，這對患難夫妻再一次經歷著「生死劫」，逃奔在坎坷不平的鄉村土路上。黑龍江騎兵隊在後面尾追不捨，當天就把他們抓獲了。消息立刻報告給張氏父子。張學良在前線司令部收到電報後，立刻命令秘書處長草擬電稿，叫把郭氏夫婦押解到他的司令部來。處長問：「你把他們弄來，打算怎麼辦？」張說：「郭是人才，為國家著想，我把他送到國外去深造。」豈料，電報沒有送達，那邊已經傳過來資訊，郭氏夫婦雙雙遇害了。張學良連連跺腳，歎了口氣，連聲說：「完了！完了！」緊接著，又傳過來兩人屍體的照片，張學良批了「以火焚之」四個字，不忍目睹其慘狀。

郭松齡被俘後，曾想到要給張學良寫一封告別信。可是，剛剛開了個頭，說明「私產無多，除酌留一部分贍養年老父母外，其餘部分全數捐充教育、慈善事業費用」，後面就再也寫不下去了，瞋目良久，擲筆而罷。下文，他究竟想說些什麼呢？遺憾？悵惘？悲憤？懷念？一切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張作霖聽說郭松齡夫婦已經被俘，自是十分快慰，當即下令將他們押回奉天，他要親自進行審訊；而與郭松齡結怨甚深的楊宇霆，生怕夜長夢多發生變化，竟矯命把他們就地槍決。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囚車開進了遼河灘，押解人員喊道：「郭軍長，請下車吧！到地方了。」郭松齡和韓淑秀知道下一步的結局，他們手拉著手，從容下車，相互愛憐地深情對望，露出不屈的神色。

同是這一天，十三年前，韓淑秀從法場上奪回了她所敬愛的情人的生命，陪伴他轟轟烈烈地走了一程；現在，她以自己的生命陪伴敬愛的丈夫走上了又一個法場，從此將永不分手，相伴到永恆。臨刑前，郭松齡慷慨陳詞：「我倡大義不濟，死固分也；後來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韓淑

秀從容地接上說：「夫為國死，我為夫死，我們死而無憾。」她告訴行刑者：「先向我開槍，讓軍長看著我走，好放心。」這樣，韓淑秀、郭松齡相繼飲彈而死。妻子時年三十四歲，丈夫四十二歲。由於楊宇霆的插手，使郭氏夫婦的生命澈底失去了挽救的可能。對此，少帥一直耿耿於懷。其實，除非在他們被俘當時就地放走；否則，即使被押解到大帥府，老帥也絕不會饒恕他們，在百般折磨之後，最後還是難免一死。在客觀上，這倒使少帥免除了再一次的、更大的難堪與尷尬。

下列情景完全可能發生：在餘憤未平的情勢下，老帥會再次採取「綠林方式」，狠「將」少帥一「軍」：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一條褲子嗎？那好，我「成全」你郭鬼子，乾脆就叫小六子送你到西天好了。倘若這種局面出現，少帥又將如何措置呢？當眾放了，根本沒有可能，他們逃不出老帥這混世魔王的手心；開槍吧，又怎能下得了手呢？最後的結局，也許是玉石俱焚……幸好這都是不著邊際的設想。

戲到這裡也就收場了。

八十餘年過去，天上白雲蒼狗，人間陵谷變遷。當年「舞臺」上的三個主角、兩個配角，一個個都已相繼退場。看來，歷史老仙翁的寶葫蘆，確實不是吃素的，「嗖嗖」地，不住地往裡吸人。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在討郭戰事中，張作霖對日本人做出了許多承諾，可是，事後他又變了卦、賴了帳，結果，兩年半過去，就被關東軍炸死了。而楊宇霆，作為最大的贏家，自以為得計，驕橫跋扈，不可一世，他萬沒有想到，少帥執政之後，首先就拿他開了刀。少帥後來有個說法：「有人問我為什麼要殺楊宇霆，殺楊宇霆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可以這樣說，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死在郭松齡事件上。」

對於郭松齡，張學良始終念念不忘，在許多場合都曾說起他，其感情之真摯、心情之沉重，令人為之動容。事過一年，張學良在回覆饒漢祥的信中，以哀惋的心情說：「良與茂宸共事七年，誼同骨肉，其去冬舉事魯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敗不能援手。回憶前塵，痛至曷極！」

東北淪陷五十周年之際，張學良懷著無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說：「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人也許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倒戈一舉，不僅喪失了這位出色的愛國將領；而且使奉軍遭致嚴重挫傷。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後來發生的一切，都有悖於郭松齡反奉的初衷，這也是當時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們誰也不能預卜未來，只能當「事後諸葛亮」。假設郭松齡能夠暫忍須臾，靜候其變，等到少帥主政東北，那時他們並肩攜手，實施「改造東三省」的規劃，那麼，白山黑水間的膏腴之地，定會闢出一片新天，建設新東北的史冊上也將塗寫濃重的一筆。然而，歷史老人卻在關鍵時刻搬了一個道岔兒，結果，時代列車輾出了沉痛而悲涼的軌跡。

記憶與時間等長。一幕曲終人散的悲劇，使人心潮湧浪，久久不能去懷。在郭氏夫婦的家鄉瀋陽，在他們起事的瀋山沿線，在整個遼瀋大地，八十年來，人們一直在言說著這場充滿傳奇色彩的戰事，憶念著郭松齡夫婦與張學良將軍。